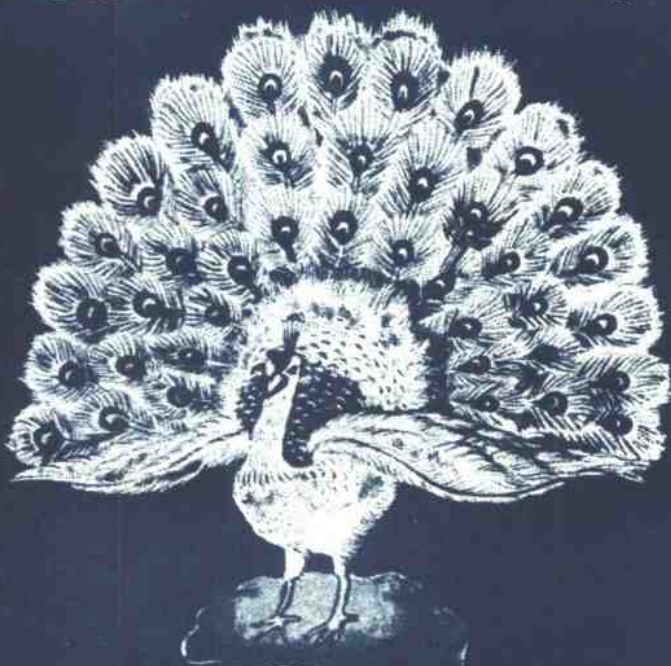


繡像小說



第五拾玖期

KPC72/0205

繡像小說第五十九號目錄

世界進化史

惺菴

第三回 繡像

小勾留徧游名勝

大志願慨念同胞

醒世緣

謳歌變俗人

第十二回 繡像

吵洞房新娘潑醋

對孤燈怨女傷春

學究新談

吳蒙

第十回 繡像

游西湖舊友牢騷

抵申浦教師會議

市聲

姬文

第十回 繡像

靠威眷浪子得安居

進箴規世交成隙末

月球殖民地小說

荒江釣叟

第三十二回 繡像

龍必大奇緣逢淑女

玉太郎急疾訪良醫

汗漫游

英國司威夫脫

第二十回

重府兵久存專制體

扈警蹕頓觸故鄉情

花神夢

血淚餘生

第四回

朱正心一刺七霸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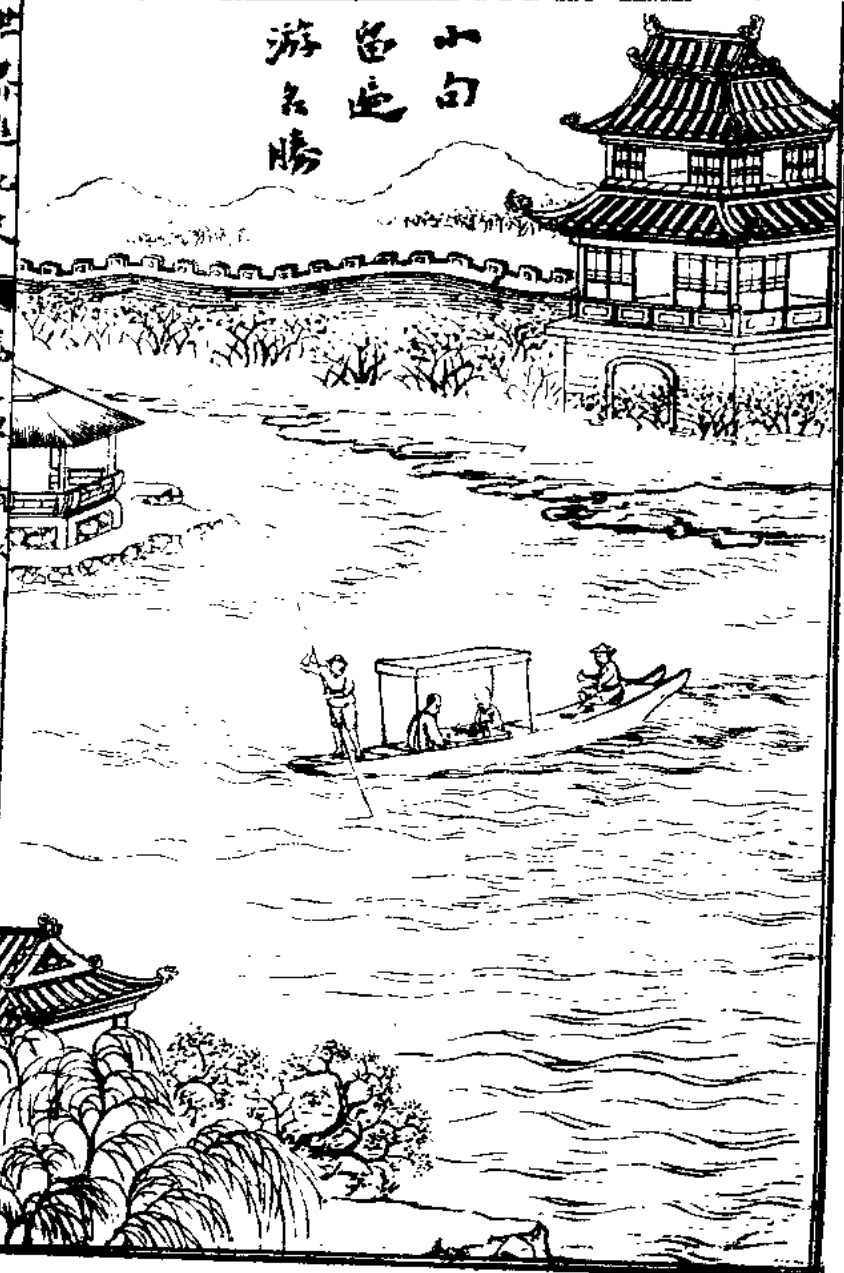
黃秋客初遊碧雲舍

小
白
池
遊
名
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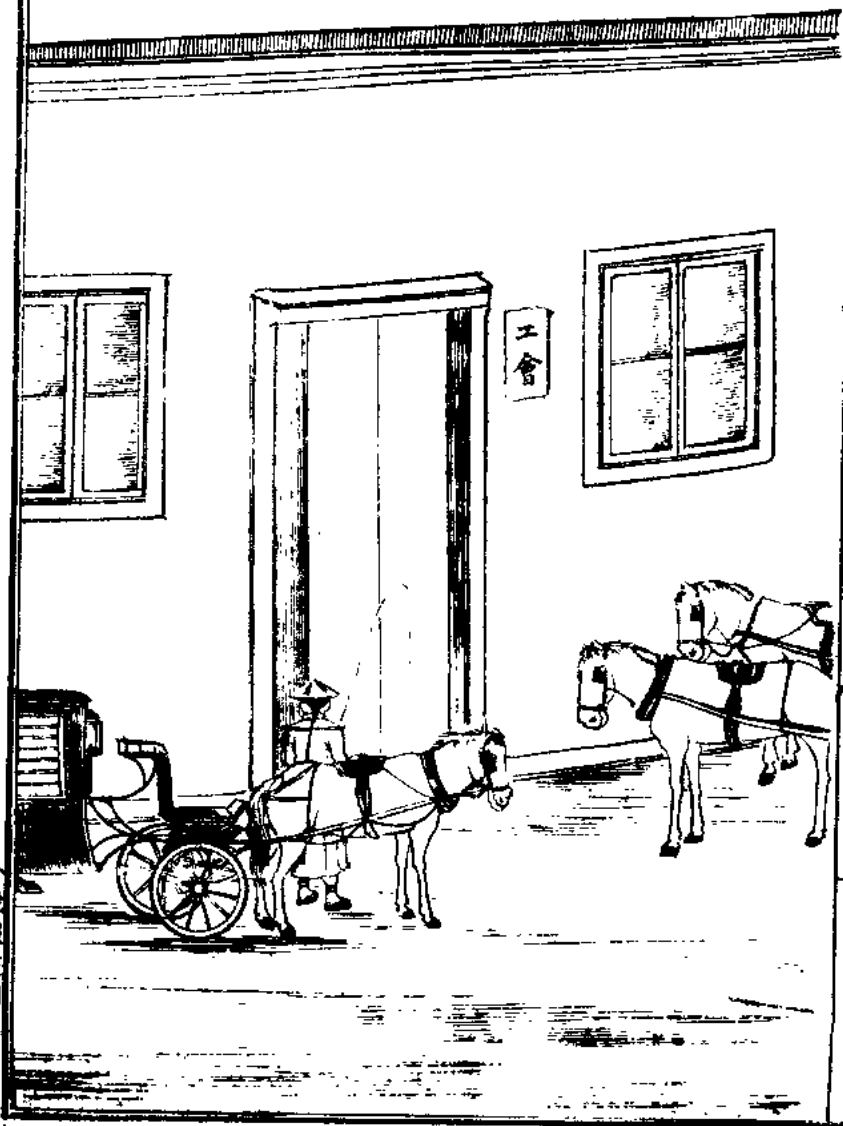
世界進化史

第三回
續像

商務印書館印行



同志願慨念同胞



惺 菴

第三回

小勾留徧游名勝

大志願慨念同胞

却說莊來生意欲出洋。只因自己是告終養的人員。不好意思出去。只得覆函謝了盛侍郎的保薦。仍到濟南訪友。不消幾日。已經進了城門。就在住慣的中和堂客店卸車。他的朋友。姓嚴名丹陵。年紀五十多歲。本是從前同文學堂裏卒業學生出身。只因性情高傲。不得皇上家的官。在家教授門徒。過活。他本來有田五頃。喫用倒也不愁。妙在重八股的時代。他也批改得學生文字。如今重西文的時代。他更善用所長。拚得成俺皮西提。至於算學。除掉來生。也沒別人更比他熟的了。因此丹陵館運甚佳。年來很積聚了幾文束脩。這時正想糾合同志。創辦一箇編譯社。開通開通風氣。就在芙蓉街定下房子一所。每月租錢不算貴。只十二吊錢。却有三樁事爲難。一樁是印書機器。要在上海買得來。轉運不便。一樁是刷印的人。也要到上海去僱。那第三樁更煩難了。有了上頭兩項。譯員却又無處聘請。單靠自己這幾位同志。是做不成事的。只因爲這同志裏面懂得西文科學的。除了自己。也就沒有第二箇人了。況且都另有執業。斷沒工

夫講到編譯的事。大家集議。都後悔不該租這所房子。大張旗鼓的。要是這事辦不成。豈不被學界中人恥笑。丹陵正在沒奈何的時候。却好來生已到。一輛轎車。停在他大門口。叩門進去。丹陵見是來生。大喜。說道。老同學。甚風兒吹你到此。來生道。我們久別了。實在渴想得極。丹陵延他入室。來生細看他的舊居。風景不殊。只是屋上的草。另換了。瓦。竟是一所很堅固的瓦房了。前廳三間。一明兩暗。靠西做了書房。靠東空着。沒人居住。丹陵請他在中間屋子裏坐了。只見書房裏有幾箇學生。在那裏探頭探腦。來生道。大哥倒有耐心。還在這裏開門授徒。丹陵道。不瞞老弟說。祖上遺下來幾畝薄田。年景不好。實在不夠喫用。只得依了我們中國的老法子。叫做舌耕。鋤口。來生道。大哥有了這一副教育的大本領。學堂裏不來請教。可稱是舉國若盲了。丹陵大笑道。忙的是真忙。閒的是真閒。他們辦學堂的人。不是盲。倒是當教員的人。忙着找館。地。那辦學堂的人。被他鬧得盲了。來生道。大哥說句話。也帶着文法。我要請你編文法教科書了。丹陵觸動心事。道。我正有椿公益的事。合你商議。來生道。甚麼事。丹陵一轉念道。且慢。我們初會。正有些別後的光景要談。別要耽誤了工夫。又道。哎。喲。老弟來了這半天。我茶都沒給你喝。忙叫樵黃。來生就見裏面走出一箇蓬頭丫鬟。手提一把黃泥吊子。想去。

沖茶。丹陵怒道。你也太傻了。這沖的茶。好給客人喝麼。樵黃對着主人只是傻笑。丹陵道。你把我那一副紫泥鑪。取出來。燒上些炭。把我那藏的趵突泉水。煮上。把上次安徽人送我的本山茶葉一瓶。拿出來給我。還有一把宜興壺。是要有銅搭的。也拿來給我。我那丫鬟提了吊子自去。來生忖道。丹陵倒會享福。喝茶都這麼講究。一會兒。丫鬟果然捧着一箇紫泥小火鑪出來。又去把紫泥開水壺。盛着滿滿的一壺泉水。閣在炭鑪子上。這纔把茶葉瓶合宜興茶壺送出交給丹陵。來生看這把宜興茶壺。釘滿了銅搭。分明是把破茶壺。笑道。大哥。你這茶壺破了。爲什麼不換一把新的。丹陵道。你忘了麼。趵突泉茶館裏的茶壺。越破越好。甚至把買來的新茶壺。特地打破了。釘上銅搭。好叫他魚目混珠。來生道。俗見如此。這也沒話合他辨的了。丹陵正色道。不然。舊壺有茶膏。新壺沒得茶膏。茶味便差了。來生忖道。他這茶壺。倒也不小。只見丹陵撮了一把茶葉。把壺蓋揭開。細瞧了一會。沒甚齷齪。這纔放入。那鑪子上的開水騰沸。丹陵把茶壺湊近。泡了一壺好茶。二人相對細品清談。丹陵道。老弟就把行李搬來住罷。愚兄這裏有一間空屋子。我們多聚幾天。我還有事合你商議。來生本合他一人之交。自然允了。丹陵交代家裏。添些菜蔬。請來生喫便飯。及飯菜送出。原來是一碗糟燒大臠。一碗黃河

鯉魚。一碗白菜湯。一碗炸肉圓子。二人飽餐一頓。來生回寓。把行李運來。送了丹陵十斤百合。二十斤梨。還有些海貨海參淡菜之類。丹陵都收了。次日。丹陵請來生北渚樓喫飯。請了幾位同志作陪客。來生問起姓名。一位黑胖的是魯未青。一位瘦長的是齊次山。一位短小的是胡懿齋。一位臉有微麻的是屠叔謀。六人入席飲酒。來生道。濟南府偌大一箇地方。倒沒有番菜館麼。丹陵道。今年新開的。叫做濟南春。仿上海江南春的名目。我去喫過一次。實在不佳。他那生意也不見好。只靠官場中應酬他罷了。其實講究喫菜。是我們中國味兒。最好要算甲於全球的。了。來生到過外洋。便道。外國果沒比中國好些的菜。只是外國的大餐。中國也及他不上。丹陵道。我想把中國菜。也用盆子盛着。每人一分。豈不是好。來生道。不興不興。我們的菜。所以的好處。全虧的是合羣。丹陵笑道。怎麼菜也合起羣來。細想你這句話。倒也極有物理。來生喫了幾杯酒。忽然歎道。我原意怕官場人懵懂。合他談不來。因此回家。想盡教育的義務。誰知大哥尙且沒處施教。還只在家裏坐館。我是更沒人請教的了。我想譯幾部西書出來。也好開悟些聰穎子弟。丹陵指着他們四人說道。這都是愚兄的同志。正商議開箇譯社。就是請不到好譯員。老弟你能替我們譯幾部書。那是極好的了。來生道。我一箇人也譯不到

若干書。這局面只怕撐不起呢。叔謀道。不但譯書的人少。況且印書機器。合刷印裝訂的工人。都要到上海去想法。更是爲難。來生道。大哥既有這箇志向。我總要替大哥想法辦成此舉。丹陵大喜稱謝。飯畢。六人相約游湖。走近大明湖時。只見蘆荻盈塘。隱着幾處佳景。六人逛了一回。到得鐵公祠。回轉。日已西斜。各散回家。丹陵合來生商議編譯的事。來生道。弟本想到上海浙江去遊玩一番。大哥籌到了款子。弟便替大哥去辦一付機器。帶些工匠來。就添請幾位譯員。也做得到。丹陵甚喜道。款子倒有。我們今天同席的四位同志。都有這麼一二十萬的家私。已經定議。每人拿出二萬銀子。開辦這譯社。來生道。那是很夠的了。當下議定幾條章程。一宿無話。次日。丹陵又同來生去逛趵突泉。順路走到黑虎泉。接連幾日遊山玩水。鵲華龍洞諸名勝。都已走徧。來生便辭別丹陵。丹陵見留他不下。只好聽其自去。但把譯社所缺的三樁事。再三相託。來生一一答應。在路不止一日。有天回家。見老母康健。家中沒事。就動了豪遊之興。可巧上海一位舊同學。有信來請他去。做振東學堂的總教習。來生趁這箇便。打算先到上海去一走。丹陵所託他辦機器。請譯員。雇工人的銀子一萬。亦早匯到。聽他使用。來生便拜別老母。從煙臺坐了輪船。逕駛上海。原來來生雖然到過外洋。却從沒登過上海的

岸。船入黃浦之後。來生看見沙迴水抱。另有一種雄秀之氣。頗覺心胸開朗。及至並岸。只見洋樓高峙。插入雲霄。宛然外國的光景了。心裏忽然一箇疙頓。正在思量。就有許多棧房裏接客的。上船攬客。來生住了泰安棧。打聽振東學堂的地方。茶房道。振東學堂在虹口沈家灣哩。那是有名的學堂。房子又寬又大。上海要算第一座了。他那學堂裏。還有許多奇形怪狀的蛇蟲鳥獸。我們都去看過的。客人可要去逛逛。來生便叫他去雇了一部馬車。趕到振東學堂。訪那同學馮去邦。門丁傳報進去。一會兒又出來道。馮大人到工會裏議事去了。請老爺在學監處坐罷。來生只得入內。那學監是甯波人。姓古名德。表字全虛。當下聽得監督的朋友來拜。連忙鞠躬迎入客廳。來生見他削臉尖腮。知道不是純正人物。沒法。合他寒暄幾句。便問道。去邦今兒甚時回堂。全虛道。他是說不定的。本來這堂裏的事。都是兄弟一手經理。去翁倒得了清閒。爭奈他外面的事多。商會工會這一般的小事。也要來請教他。所以成日在這兩處不到。上燈後是不得回堂的。來生道。他公館在那裏。全虛道。學堂左近有一所房子。便是他的公館。來生道。那牆上做成一箇大福字的房子麼。全虛道。正是。來生道。貴學堂有若干學生。全虛道。有整三百人。來生道。程度怎樣。全虛道。好算得中西合璧。只是學生年紀都太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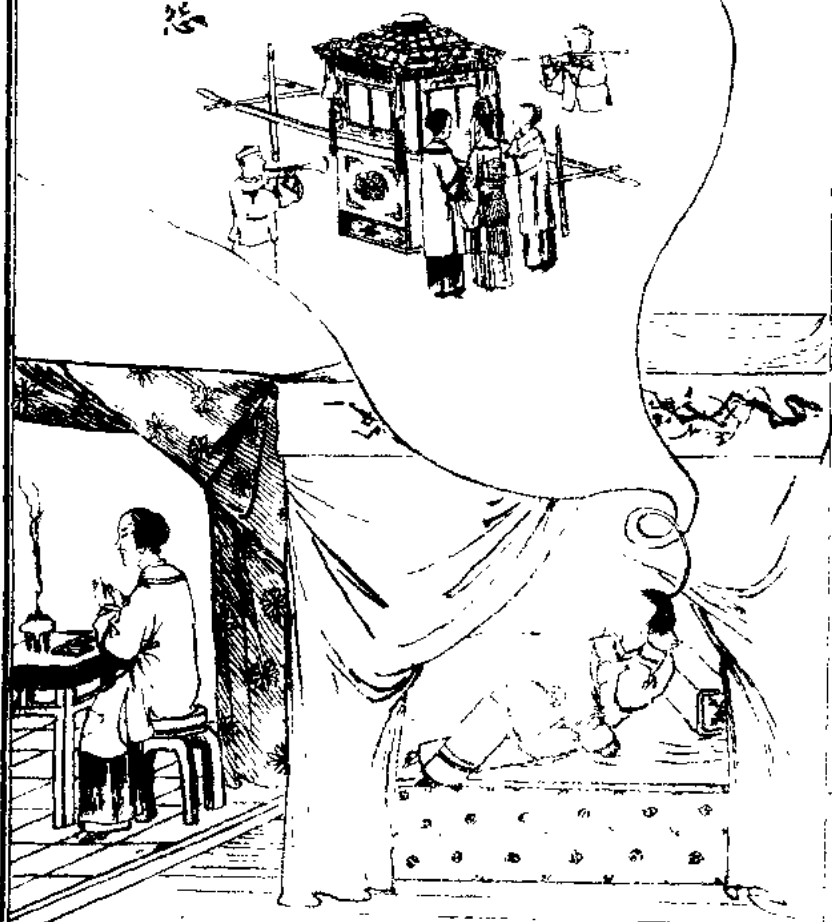
不好管理。來生情知他學問喫不消。所以學生不服。但他言大而誇。倒要試探他幾句。便又問道。學生呢。只要待他們公道。自然服從吾兄了。但是去邦既開了這箇學堂。自己又不盡義務。全仗吾兄一人管理。也不免偏勞些。全虛道。不敢。雖然勞苦。也是應該的。全虛這纔知來生是監督的知己朋友。不好露了圭角。只得又做出那足恭的模樣兒。湊趣請來生去看課堂。來生欣然。當下二人同上樓去。先到了學監室。忽見一張白紙條兒。在那風口裏飄搖。來生眼快。早見上面寫的字。是罵古學監的。全虛趕前幾步。一手扯了下來。來生又見一箇小學生。年紀纔十四五歲。從課堂裏跑了出來。全虛只作不知。來生道。貴學堂下課。怎麼不敲鐘。全虛紅了臉道。這課堂的教員。規矩太鬆。所以學生敢跑出來。來生道。吾兄也應該禁阻。全虛不答。來生看了幾箇課堂。教員授的西文文法等類。都還明白透澈。不繞灣子。心中甚喜。又到幾處科學儀器室。物件都算齊全。暗服道。去邦辦事。果有條理。流連一會。日已西斜。學堂敲鐘下課。只見一隊隊的學生出堂。體操行伍。是極整齊的。作的軍樂。也極合拍。來生看够多時。等不及去邦回堂。便辭別全虛回棧。次日一早。去邦來拜。來生請入。去邦道。老同學居然肯來。好極了。來生道。愚兄并不是就聘而來。因爲丹陵有事託我。順便也要來看看這裏風景。還想

到杭州一行。去邦道。老同學你協助弟幾天罷。弟是實在忙不過來。放棄了學堂義務。心裏很過不去。來生道。正是。老弟爲什麼這般忙碌。去邦道。原來老哥還沒知道。如今美洲苛待華工。那些工人多有想回國的。只愁回國沒法謀生。所以躊躇。這裏新設了一箇工會。合商會聯絡。想做一樁大事業。稟明各省督撫。大開各項工廠。招集這些工人。講求我們的製造。抵製外來的貨物。這時發起之始。千頭萬緒。都待經理。他們舉弟做了副會長。天天商議這事。還沒一毫端緒哩。來生聽了大喜道。果然如此。我們中國是大有轉機了。話未說完。學堂裏的家人。趕上樓道。馮大人。商會裏有人來請。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新 房 洞 洞 娘 滋 醋



對孤燈
怨
七傷
昏



新編醒世緣彈詞

第五十九回

謳歌變俗人著

第十二回

吵洞房新娘潑醋

對孤燈怨女傷春

閑來弄筆續前文 百兩盈門上巳辰 正好洞房花燭夜 紅男綠女看新人 先看那 鋪陳色色多齊整 檀木方牀雕刻精 繡帳銀鉤雙揭起 錦衾鴛枕疊中心 牀前彩幔高高挂 一字櫥箱排列平 琴式妝臺當檻放 粉奩脂盒鏡邊分 房中香氣如煙霧 燭影燈光照耀明 眞箇是 風月繁華人綺麗 十分喜氣十分春

世俗有鬧房之例。實在野蠻到極處了。你想人家千金小姐。未出嫁的時候。連箇人影兒都不能見的。何以到出嫁的時候。任憑人評頭品足。恬不爲怪。是什麼道理呢。這還說是客人要鬧便了。并有客人並不要鬧。主人一定要請客人鬧。說是不鬧不發。越鬧越發。尤爲可笑。這日耿家的客人。眞正不少。更兼那耿秉義平日相識的一般狐羣狗黨。都聚了來。擠滿一屋。鬧得不可開交。先看新人面孔。看了面孔不算。還要手。看了手不算。還要看小脚。伴婆弄到無可如何。只得拿些喜菓及針線出來。

醒

世

緣

第十二回

一

中國商務印書館印行

懇免他們。祇是鬧房的規矩。早就預備下許多東西。爲買囑地步。所以中國大小各事。非賄不行。於此可見。那般鬧房的客人。有箇得了東西。退在一旁不響。有箇不得東西。愈加鬧得利害。更有些得了東西。依舊是鬧。伴婆那裏弄得過那般客人。只得掀開裙底。捧出一雙小腳。來給他們看了一看。

三寸金蓮貼地輕。繡鞋新樣製來精。大家喝采聲如吼。正中子年少兒郎一片心。

秉義躲在人叢裏。隨着衆人眼睛。偷了一看。不覺心花怒發。想起倪家姑娘的小腳。竟是一模一樣。點了燈籠火把。向普天下尋覓。也尋不出第三雙來。我這豔福。修來一箇美妾。一箇嬌妻。居然眷娘重生。潘妃再世。真箇沒得說了。正在得意之際。那般無賴的客人。都向他取笑起來。有箇說道。耿老二。這雙小腳。比那雙如何。有箇說道。耿老二。得了這雙小腳。不可忘了那雙小腳。纔是呢。又有箇說道。耿老二。你有本事。能夠把兩雙小腳。一同比較比較。我就服了你。一時七張八嘴。竟忘了忌諱。那新人聽得明明白白。心中好不耐煩。

早識藏嬌別有春。果然人語十分真。今朝若不將他伏。難免將來變了心。如

此這般來計畫。眉頭一縐計謀生。將身立起開言道。列位言中大有因。什麼說。小脚兩雙同比較。何妨今夕比分明。請來燈下重凝看。好向那。絕代嬌娥細細評。說罷了時重復坐。雙翹高舉影亭亭。

嚇得伴婆目瞪口呆。連忙拉衣裳輕輕說道。新人開不得口的。被人笑話。新人將伴婆的手一摔說道。笑話多着呢。伴婆到此也只好由他。他便忽而起身。忽而坐下。頭上花冠上的珠絡。蕩來蕩去。簌簌有聲。手上的鐲子。丁丁當當。響箇不已。竟如發瘋的一般。秉義在人叢中。看見勢頭不好。早已抱頭鼠竄。退出房門。一溜煙躲進帳房裏。開燈吸煙去了。那般客人。也算是鬧新房的精。看新人也不知看了多少。鬧到這箇房。看到這箇新人。竟是一無法想。

各人相望眼睜睜。好似木雕泥塑形。欲答言時難啟口。欲移步去不能行。一齊軟困洞房內。任彼嬌娘冷語侵。無計解圍真急煞。計時足有一鐘零。就中有箇多謀者。狡計居然極處生。大喚一聲奔出外。紛紛鳥陣散如雲。

客人散了出去。於是趙姨娘進房來。雖然婆媳尙是初見。不好埋怨他。但婉婉相勸道。你不要錯疑心了。我兒子並沒有娶妾。倘是娶妾。我也不依。剛纔那般客人喫醉